



莎翁雕像



劍橋大學的康河



莎翁故居史特拉福小鎮

文、攝影／郭漢辰

行走在文學的國度裡

一個人竟然活了四百五十歲，而且還有可能活得更久？！

不要懷疑，這個世上真的會有這種人存在，他可能是死而復活的天神，不然就是留下永恆創作的文學家。

今年初秋，與家人以自助行造訪英國。這裡可真是西方文學的源頭，我們在溫德米爾如詩如畫的湖區，邂逅詩人華滋華斯如水仙花般的詩行。

我們還前往莎士比亞誕生地史特拉福，他可是在這裡出生，進而寫書那些讓他走入不朽的劇本。還有寫《雙城記》的狄更斯，在十九世紀的革命亂世裡，他的小說建構出文字的海底隧道，讓倫敦與巴黎連成一體。

吟誦水仙詩人的一生

當初規畫英國自助行程時，主要想到那位在劇本裡聲嘶力竭，探尋人類命運的莎士比亞，他今年可是四百五十歲了，卻沒人在意他的骸骨早化成春泥，時間愈久，反而讓人更加懷念他擁有肉身時的創作。造訪大文豪的故居史特拉福，因而成為行程的核心。

只是沒想到，我們即將走過的足跡，幾乎都有其他文學家留下的芳蹤及詩行，我走入了一個龐大的文學國度。我們先來到英國最有名的溫德米爾湖區，走訪湖區絕美的山光水色，湖面寧靜地讓人身心全然放鬆，遠方的山巒，永生永世守護波光瀾瀾的湖泊。這裡更是英國桂冠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成長故鄉。

我們走在湖畔，湖面雁鴨熱情招呼，綿羊若無其事在綠草上覓食，我們走入華茲華斯的紀念館，行經他居住過的「鵝屋」，最後走入他寫於兩百年前所寫的名詩作「水仙」的字裡行間，文字的世界與湖畔天地相互

輝映：

「我獨自漫遊，像山谷上空／悠悠飄過的一朵浮雲，／驕然舉目，望見一叢／金黃的水仙，繽紛茂密；／在湖水之濱，樹蔭之下，／正隨風搖曳，翩然起舞。」

古橋上的老靈魂

我們到達史特拉福，走到雅芳河畔已是傍晚時分，黃澄澄的夕陽，照映我們一路尋覓的行程，原本要尋找莎士比亞故居，繞了大半小鎮，不見它的蹤跡，我們卻來到一座「莎士比亞」公園，還有四百五十年前莎翁散步過的雅芳河畔。

公園區裡有他四個主要作品角色的雕塑，包括最著名的哈姆雷特、馬克白夫人(Mrs. Macbeth)、登基為亨利五世的哈爾王子(Prince Hal)、以及丑角孚斯塔夫(Falstaff)，各自代表貪婪、慾望、權力以及復仇等四種人性。莎翁本人的雕像則蹲坐在公園的至高点，像個國王般俯看自己的家鄉。

雅芳河穿過小鎮，河畔有無數柳絮隨風隨揚，也停泊許多小船等待出航。我想像莎翁四百多年前，在寫作之餘，在古橋散步的身影，他是否望著夕陽，思考人生、命運以及死亡等各個大哉問，清風徐來，吹著四百年後我的影子，一步步向莎翁靠近。

隔天終於找到莎翁故居，迎而來的是各國觀光客。聽說這裡還是知名小說家狄更斯大力募捐而所買下的土地，保留了莎翁生前家族的記憶，雖然我相信這棟故居裡都是重建的物品，莎翁所留下的氣息，仍然在這塊土地盡情呼吸，到處都遍佈他的影子，他的劇院、他所上過課的戲劇私塾學校，大街上也有人扮演英勇善戰的李爾王，要和李爾王拍

照，還得付上幾塊錢的英磅。

我寧願回到莎翁常去散步的小古河橋，它依然潺流歲月的痕跡。這小鎮讓我回想起，我年輕時深受莎翁和李白創作的影響，他們各自代表東西方的文學，為我打開新天地的門窗，讓我不再孤單無助。古橋上的莎翁，如今散步得更遠了，他走入歷史最深處的遠方。

臨走前，我只想再回望古橋與小溪一眼……

尋夢撐一支長篙

到了倫敦，才知國際都會的繁華，每個車站每個街頭，幾乎都是滿滿的人潮，尤其英國脫歐確定後，大家好像都看中英磅會慘跌，拼命到倫敦旅遊。

我們來到倫敦附近的劍橋大學(以往譯名為康橋)，這裡也與文學有著濃厚因緣，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在此處，留下文學史裡人人必讀的詩作「再別康橋」。

1928年秋天，著名詩人徐志摩最後一次重訪劍橋，只是景物雖在，但詩人卻歷盡生命及感情上的滄桑。一百多年匆匆而過，來遊康河的人，他們所搭乘的小船在康河裡，偶爾有些美麗的塞車，年輕的學生撐起長篙，讓我們悠遊在河岸的綠意，和美麗的國王學院之間。

我看到岸邊的柳樹林，有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隱隱約約穿走而過，他的兩袖，停留幾片揮不去的雲彩，我猜是那詩人帶不走的夢與愛……

尋夢撐一支長篙
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滿載一船星輝，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命運的魅影

原本還要去拜訪倫敦狄更斯紀念館，卻因我在途中腰部受傷而作罷。狄更斯曾在紀念館原址住過兩年(1837-1839年)。如今《雙城記》裡書寫的倫敦，卻壯闊地展現眼前，大笨鐘、泰晤士河以及倫敦橋，仿若一張張明信片，寄往心底深處。

我記起年輕時讀到《雙城記》時，小說裡引用聖經的名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這句話震撼了我的心靈，原來生命的詮釋，完全緊握在自己手上，沒人可代替你決定此生如何活著，只有自己能選擇走怎樣的道路。

文字的魅力一直影響這座城市，就算原本不被看重的文學作品，經過修改後大放異采。法國作家卡斯頓·勒胡(Gaston Leroux)在1910年創作的《歌劇魅影》，經過歲月沉澱後，1986年被音樂家安德魯·韋伯改編成同名音樂劇，上演後大受好評。雖然之前我已看過電影，家裡也有全版音樂CD，我們仍選擇體會現代劇場的臨場感魅力。

那天晚上，我們在放映此劇長達三十年的女王陛下歌劇院，聆聽被命運作弄的主角「魅影」，聲嘶力竭高唱如何深愛女主角克麗絲汀，最後更成全了克麗絲汀與另一位男人。戴著面具的魅影，消失在黑暗的劇院地下世界。

散場後，走在夜晚的倫敦大道上，我突然記起莎翁在作品裡的吶喊，比以往更深沉地在心中響起，原來在黑夜或白天，數百年來，世人都得面對自己的命運，發出如此的呢喃與嘆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祭孔憶往 ■張清榮

民國六十年(1971年)，我就讀嘉義師專五年級：這年教師節，我擔任祭孔大典敲擊鼓(ㄉㄨㄛˊ)的重責大任，差點出紕漏，如今回想起來仍然不免冒冷汗。

我在師專一年級就加入國樂團，順理成章的成為嘉義市祭孔大典的樂生。在李瀾平教授指派下，第一年我吹「埙」(ㄊㄨㄛˊ)；第二年我演奏主樂章開始的「祝」(ㄓㄨˋ)；第三年則是終止樂章演奏的「散」(ㄘㄢˋ)。四年級時我升格演奏比較困難的「編磬」，不但要記牢各片扁平大理石的音階，並且在敲奏時要控制力道才能悅耳動聽。

師專五年級，李老指派我打鼓，和我同班的明福打「鐃」(ㄋㄨㄛˊ)。李老規定我倆清晨三時起床，三時三十分騎自行車上路，準四點到孔廟擊打「鼓初嚴」；四時三十分「鼓再嚴」；五時正打「鼓三嚴」，不得有誤。

我和明福念茲在茲，雖然提早就寢卻輾轉反側，難以成眠。我倆終於睡著了——不幸卻睡過頭了：哥倆醒來已經凌晨四時，盥洗著裝十分鐘。我倆騎自行車到孔廟已是四時三十分，衝進孔廟敲下儀式的第一個流程「鼓初嚴」。

我一站上墊腳的木箱，用力捶下第一槌「咚！」，我的一顆心被震得幾乎跳出來，孔廟的玻璃窗嘎嘎作響。過了約莫五到十秒鐘，再敲下第二槌，我掂量時間逐漸加快落槌速度，最後則是雙手掄鼓。國曆九月底，天氣仍然炎熱，在掄打之際，汗水是「大珠小珠落鼓面」，而且是不停彈跳，形成大朵小朵的水花；眼珠也被汗水漬得刺痛，可是不到一

〇八響不能停鼓，既然無法擦拭，只好閉眼猛打。

總有五分鐘之久吧！我瞄見幫我鎖車的阿福已在鐃鐘下就定位：我的手已經很痠，決定停止「鼓初嚴」，他則合作無間的「鐃」一聲為我作結。

稍作休息，十分鐘後我就得「鼓再嚴」，這叫「縮時演奏」吧！其他同學已陸續到達孔廟，大家都內行，發現我四時四十五分才打第二通鼓「咚咚！」有人瞠目結舌，有人指指點點，有人用手刀割我，有人對我扮鬼臉，明福則在鐃鐘下偷笑……我又睜起眼來，汗水淋漓的敲打一〇八下。

可喜的是四時五十分敲完第二通鼓，李老才到現場。他一定知道我倆出狀況，可是他罵人，依然慈祥的要同學就定位，靜候主祭官蒞臨。

黑頭車定靜的在廣場停下，從神龕大廳往下看，可以看見一位穿著藍色長袍馬褂，身材秀珍，雍容嫺雅，氣質不俗的中年婦女——是許世賢市長(嘉義媽祖婆)駕臨啦。我向阿福使個臉色正待落槌，恰巧李老的指揮棒一指，我已經八百的「咚！咚！咚！」敲起「鼓三嚴」。依例敲擊一〇八響後，阿福則是「鐃！鐃！鐃！」作結，整個孔廟一派肅靜。

接著在「通贊」宣唱下，禮生、樂生、佾生各執其事；主祭官、陪祭官、與祭官、糾儀官……各司其禮，順利的完成祭孔大典。

典禮進行時，我居高臨下瞧見丹墀下的廟埕，以及廊廡兩側已經溢滿人潮。除參觀祭孔流程外，大家的目標是神龕前的牛、羊、豬太牢，尤其看中的是牛額頭上的「智慧毛」。我和阿福居地利之便，在通贊唱出「送神」、「掩扉」、「禮成」後，我倆率先衝向牛頭，連拔三撮「智慧毛」放進信封袋裡。當群眾蜂擁進入搶拔牛毛之際，我倆剛好整以暇的又站在鼓、鐘之下，觀看這瘋狂的場面。我倆很慶幸沒有誤了大事，又想到爾後可獲孔老夫子庇佑，心情無比暢快！

情牽魂繫的島魂 ■鍾文音

劉枝蓮以詩人之眼，以田調訪問島嶼史與自我對話家史作為雙重平行書寫，側寫出馬祖這塊島嶼的深情，又勾出自我身世探索的哀傷。她將長期在地蹲點的島史心得與家史、個人史鑄鑄一起，成為一本具有素人特質與獨特文學感交融之書，也是某種帶著社會學觀察的在地之作。

然這類書寫牽涉是以外來者的眼光寫被入侵的文明與消失的感情遺址，而《天空下的眼睛》則以在地人的祖國故里眼光來爬梳這島嶼的人事地物，因此感受特別情真意切，傷懷也不會氾濫。

枝蓮以簡樸文字寫出討海人的滄桑，我特別喜歡她寫與父親的互動，她個人的感情密度極高，既感性抒情(寫父寫己)又理性旁觀(寫島嶼歷史與島嶼人點滴)，以多樣化的碎片縫縫補補，羅織一座小島小村的千絲萬縷(可惜有些她不敢再深入碰觸)，帶出離島村落的隱隱哀愁，其中有幾段寫得感人，尤其是她寫父親如何來到小島的意志打拚傳奇，得之於祖母的聰明智慧。她寫父親的房子，寫得輕重交錯有致，映照君父城邦的興衰，繁華與凋零的情韻。於今父親親手

蓋的三層樓房子，依然孤寂地海面，木頭地板依然迴響著她對父親的無限懷念與愛意。

許多人都離開小島了，而她依在。我看著她與她的老狗，曾說海明威寫老人與海，而這裡應該是老狗與人，彼此深情，不離不棄。彷彿父親的靈魂還在守望著海，每一滴淚都是撞擊，都是疼痛。離島是相對於中心，但人的感情所在之處即是中心。一場又一場的離別，去而復返的候鳥，人離開島嶼，但離不開相思，一如枝蓮筆下的父親靈魂，一直都在這座獨特的小島的小村裡仍然盤旋不去，小村多情，枝蓮更多情。

我慶幸島嶼還有人願意用田調般的文字當個人間的報信者，將離島不為人知的歷史變遷與族人傷心故事帶給我們知曉。消失的不只是一個家，而是一座「海洋」。馬祖，枝蓮父親情牽魂繫的島魂，島魂不死，傳奇永恆。

父親就是天空下的眼睛，是父親的那雙藍眼睛一直照亮著她的心，不論苦楚與歡愉。(本文係《天空下的眼睛》推薦序)

共下跌落油桐花個頭那 ■林益彰

毋單淨油桐花該樣係雪
但有佢撐自家兜兜來
係毋會使兩公婆吊頭，無幾好也當毋會
添加咬後，
單淨油桐花雪雪來
跌落地泥個哪位，該哪位
係分暗暗夜
緊要打出月光光，
油桐花六月雪雪來
煞猛毋會冷腔冷滑，熱天個時節自來
安到打赤膊
又像係冬節個雪團仔，
既經油桐花個雪雪
歌係要話出油桐花有油無，係該打有嘴
當喊雪雪來係三春風
官有正月雷鳴
茶米春插毋會快打節
同膠石粘個龍背骨將消滅了，分走式；
油桐花毋單淨該雪係樣
故所
係兜兜無就
共下跌落去
油桐花個頭那該位

勇嬖

蔡愛慈

姿綫趁暑假，帶媽媽到日本旅遊，一向保守又傳統的媽咪，只喜歡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但喜歡冒險的姿綫卻執意要參加浮淺、獨木舟和空中飛人的遊程，硬是拉她去報名，嚇壞了媽媽。

媽媽本來想放棄，但在姿綫的鼓勵下，想想體力健康狀況都沒問題，於是硬著頭皮上陣，由開始的尖叫害怕到怡然自得，讓媽媽覺得不虛此行，70幾歲了，第一次這麼刺激，真的好好玩啊！想想自己還有多少時間、體力能如此瀟灑自在，於是第二天又再次報名參加。

大家對於蘇媽媽的膽量都十分讚賞，誇獎她真行、真勇敢、真厲害，要我就沒有這種勇氣。姿綫說人生就是要有不同的體驗，她才不要平平庸庸的虛度，錯過人間美好的事物，她也要媽媽體會不一樣的生活，現在媽媽得心應手，直說她喜歡刺激的活動。

短暫的一生，像一陣風，來去匆匆，姿綫說她很遺憾早逝的父親無福享受翻轉的人生，幸好還能陪伴母親遊遍四海，媽媽的勇於嚐試也讓兒孫刮目相看，原來阿嬖是勇嬖！